

經畬堂文稿



詩詠賢者之樂以借樂致之也。夫文王與民偕樂而靈臺之詩。迄
 今誦之勿衰。豈非賢者而後樂哉。孟子述之以為人心不相遠也。
 志通則事集。王道之本在焉。故勞萬夫之力。成一日之娛。世以為
 戒。而出自賢者。頌聲流布於無窮。彼其君民之間。蓋異體而同心
 矣。靈臺之章。頌文王也。令辟之興。上自體國經野。以及遊觀燕閒
 之制。皆寬大而無所私。風人之致。每遇時和人樂。以至景物美秀
 之區。輒流連而不能已。今取其詩而讀焉。而賦臺之經始。以迄其
 成。見庶民之相勸也。又賦王之在囿。以及其沼。見百物之感。若也。

經畬堂全稿

卷四

音法

一

當是時。文王樂甚。今取其詩而繹焉。為臺為沼。國之大役。而歡樂
 之。民力恐不已出也。靈臺靈沼。錫以嘉名。而麋鹿魚鼈。樂其為君
 娛也。當是時。文王之民樂甚。此豈有政令發徵期會哉。亦豈詩人
 之過。為揚厲。迂其辭以夸耀。來世哉。蓋未嘗不歎古之人。其勤民
 者。豫而入於人心者深也。高山天作。休養者百餘年。至文王而康
 之也。人安則少事。必有所以寓其意者。升高望遠。兩間之氣候。日
 新下共遊。其地而上。獨暢其天。於此見太平之有象。有二來歸懷
 保者。五十年待文王而和之也。人和則多暇。必有所以寫其情者。
 俯察仰觀。萬類之材。能畢獻上。既合其歡。而下亦交貢其媚。於此

筆。墨。名。貴。神。韵。風。流。康。之。和。之。信。字。是。義。

知大順之難名與民偕樂如彼故其能樂如此此豈一朝夕之積
哉夫書之美文王稱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而詩言顧如此
蓋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賢者之事也然則靈臺所詠與
無逸所稱並舉而參觀焉可也

謹嚴古雅碧山學士之遺 潘崇雲先生

翠竹蒼梧鸞鷓停峙丹山碧水煙霞澄鮮要是韻在意先神遊
象外其妙出自歐王二家時文中得其深者羅儀部一人而已

張日容

經畬堂全稿

卷四

詩云經

二

王者之養民公其利而定其制也。夫欲王天下者先養民。欲養民則利不可不公而制不可不定。孟子故詳言之。且世之論者曰救荒無奇策。然則將聽其自為養已乎。夫君人者身為天地山川之主。而富有人民土地之區。則有利之可公者焉。有制之可定者焉。與王之道本末具在。顧目為迂遠而置之。而天灾流行。輒束手於無可如何者。惑也。大梁之國處天下之中。地博人稠。沃野數千里。而又北濱大河。中阻山澤。擅魚鹽之利。多林麓之饒。此所謂天府也。然一告凶。民且不聊生者。公私兩敝。而本末交困。本計之失失。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三

時也。末計之失。禁不嚴而狡詐好盡者多也。今夫天下事有不必計者。有不可不計者。讀易傳而知聖人之制器尚象。耒耜取諸益焉。網罟取諸離焉。舟楫之利。棟宇之制。取諸渙。與大壯焉。凡其前民以利用者。此也。他若木穰金饑。用權積貲。舟斂祈望。直籠海山。而未嘗盡為搜剔者。所為散高厚之利。而君相不居其功。致月令而知聖人之歲終更始。日存丙丁。則發令無待焉。神在勾芒。則陂池無漉焉。昏在火中。且在奎中。則入山刊木。無有斬伐焉。凡其順時以成裕者。此也。乃至土化水殄。利盡汗萊。麀卵胎天。網及蠕動。而亦必豫為經畫者。所為養食貨之源。而物產自增。其數是故有。

大開大合氣象萬千

議論皆有開係以乾博見長

前此左史合易傳山比周禮合戴記

年三日無年一日則農時不違寸計者字尺計者市則數畧不入
山不槎葉木不伐天則斧斤以時迨至食不勝食用不勝用而民
之生也既有以為父子兄弟婚姻朋友之接其死也又有以為牲
牢酒醴葬埋祭祀之文人生其間快然無憾不過公其自然之利
而養及天下焉而王者曰吾於此猶未盡心爾也始基之矣今夫
民之生也苟不至於死則體欲衣口欲食不公其利不得則憾者
勢也第公其利而不定其制而溺於逸樂養之為逞其才智聰
明之力則又將舍勞以就逸特壯而侮老而生人之憾愈多於是
聖人憂焉而為之制一則以辨其至瑣之節一則以立其至大之

經會堂全稿 卷四

四

原其至瑣者一夫之家畝有田而宅有里樹畜得其宜則人無遺
力播獲得其候則地無遺利若游乎閭巷阡陌之中以時稽其勤
惰而農桑蠶牧之經理實能通婦子之情故其事至纖至悉而行
之者不以為難其至大者大同之世人欲壽而年欲豐百物取諸
室人皆自食其和三時力諸原地亦不愛其寶第循乎日用飲食
之質以永底其生全而陰陽旱潦之乘除莫能為人事之害故其
道有要有倫而守之者不勞而理蓋至衣食足而庠序興孝弟明
而風俗美衣帛食肉之老扶杖而觀太平不飢不寒之民沐浴而
歌盛德四境之中被潤澤而大豐美六合之內聞仁政而偕被臣

而王者曰吾不過盡心於定制以庶幾民之得所養也然而王業成矣且夫宇宙之利不公則壅也公之則不費之惠也國家之制不定則紊也定之則無為而治也然終不能慮乎其始而勉之至王而移民移粟直為此廩廩也臣甚惜之

黃河千里而一曲乃一曲更千里矣要是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非徒誇氣矜之隆可稱文豪許時養先生法嚴筆縱才氣足以役胷中之書凡六雅

觀王道之成而民各得其所矣。夫七十者享衣食之豐而黎民無
 飢寒之患。此玉道之成也。民猶有不得其所者乎。且人君建國而
 好一時之補救以為名。將母謂王道迂闊而難成。與乃及其成而
 觀焉。太和之風。訖於方外。太平之象。近在目前。斯亦可旦暮遇之
 已。臣言王道詳矣。惻然於高年之無以自適。而多方以為之謀。謂
 如此始有可以自適之理焉。（題氣）此政行而七十者何其幸也。愴然於
 眾庶之無以自存。而經久以立之法。謂如是即有可以自存之理
 焉。此政行而黎民抑何其幸也。維彼七十者。非王所慮其顛隳。而

經會堂全稿

卷四

六

移粟以相為賜者乎。我婦我子之奉養為之君者。豈有賜焉而不
 嘗賜之也。（題氣）衣帛矣。食肉矣。念此黎民。非王所哀。其此離而移民以
 相為給者乎。我田我廬之物。產為之君者。復何給焉。而已徧給之
 也。不飢矣。不寒矣。人君無不以貴老為大典。顧其典不在文具也。
 今日者。體挾纖縠之温。口足芻豢之味。一家衣食。弗敢上擬於父
 兄。然則無刑言貴也。富之正所以貴之耳。人君無不以重民為盛
 德。顧其德不在推解也。今日者。感田祖而蜡祭。指流火而授衣。豐
 歲農桑。足以通計夫水旱。然則無虛言重也。生之即所以重之耳。
 長老之愛。本於性天。自七十者安。而黎民益於是乎慰也。（入情）黃髮無

○至○此○讀○之○神○往○
太息愁苦之聲即出入俱可以自得所以治世之民樂而沐浴詠
歌○由○此○起○矣○子○孫○之○謀○迫○於○遵○慕○自○黎○民○遂○而○七○十○者○益○於○是○乎
○何○甚○
○雅○
○也○家○人○有○稻○梁○蠶○績○之○業○即○寤○寐○已○無○復○餘○求○所○以○化○日○之○民
壽○而○陰○陽○氣○數○為○無○權○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奈○何○厭○王○道
為迂圖行小惠而自喜也哉

高話羲皇不知漢魏一以為晉人桃源記一以為唐人田家詩
原評

意近神遠辭平格高時文以複上語講法講機何圖有此名貴
之作汪棟園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七十者

七

主如施仁政於民 一章

儲在文

仁政以附民。大賢之兵法也。夫民附其上，不戰而勝。是在王之施仁政而已。孟子若曰：臣聞強弱無常勢，勝敗有常理。王當新卹之，後民氣未復，民心未固，不圖所以休息之，而日修戰備，聲言復仇，驅不聊之民，以僥倖於必死之地，非臣之所敢知也。且夫齊之技擊，不可以遇楚之厲卒，楚之厲卒，不可以扞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禦王者之仁政。王如施仁政於民，除失伍之律，廢先退之誅，減戰士以緩催科，弛武備以輕徭役，丁壯從軍，旅轉而緣南敵，老弱疲轉糧，嬉而饁農，夫逃

經會堂全稿

卷四

八

亡者歸，汙萊者闢，室家完聚，年豐穀多，當此之時，民始知有人生之樂也。於是言民氣既復，國仇未報，可及時一用者，而王曰：無庸。民未知孝弟，未生其共，民未知忠信，未宣其用，建學校，崇師儒，撫摩而教誨之，俾介冑之士，皆習子弟之容，殺鋤之氓，悉曉君父之義，優游暇日出入，有經當此之時，王絕口不言兵，而兩河之間，太平日久，幾忘戰也。然而風俗既成人，心既固，德澤浹於肌膚，教

化藏於骨髓，感恩之民，皆願一戰。知方之士，勇於從公，王不得已而使之，若手足之捍頭目也。四境一心，三軍同力，士以義怒如報私讐，雖制梃而前，其氣百倍，彼秦楚之師，至則靡耳，何戰之有哉。

今夫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然所恃者堅甲利兵也王如討軍
實修戰備以相抗於中原無論不勝即勝之亦代俞代張代存代
亡相為雌雄耳而省刑薄賦以復民氣修禮陳義以固民心則兵
不試而威三國之仇不待痛而服何者民附者昌民不附者亡我
操其全勝之道而彼處於百敗之形也

恢宕恣睢苟韓筆陣而結撰又極謹嚴勁骨天成非關摹畫
宣先

建大將旗鼓而來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叔五采

經齋堂全稿

卷四

九

玉如施

天子適諸侯

不給

儲在文

觀以事行觀之所以大也夫有巡狩即有述職而又有省有補助
 觀莫大焉然孰非以事行者乎且王者合四海以為家而聖人塵
 一夫之不獲故世運雖隆嘗勞其身以倡羣牧而澤流及下無曠
 時焉故府所藏可考而知也知此可以得先王之觀蓋先王之有
 天下也○題○前○用○設○論○北○望○典○切○整○錄○最○看○統六服而撫萬民采衛鎮蕃皆其度內井疆宅里如在目
 前○精○神○勢遠而易壅則有采風之使時曠而易玩則有入聘之臣分六
 卿以鄉而農事重通九年為蓄而民力完宜若可以優游無為坐
 而治之矣而惟日孜孜不自暇逸於是乎先天下而有事焉歲始
 先出事字○

經禽堂全稿

卷四

十

和而時巡東至岱南至衡也序屢變而稅駕西至華朔至恆也職
 修則有慶職廢則有罰奉天道而無私盡人事而不假易也其巡
 狩○手○法○高○古○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四年而方軌畢至守土之臣各言
 事於天子義無敢康也或十二歲而一行或六歲而一行其事之
 重且大如此而一歲之中則澤風始至繼三推以省耕星火既流
 合萬耦而省斂倌人夙駕時出田駿保介之間徒御不驚相忘比
 櫛崇墉之下至於不足於春不給於秋者又取其陳以食之俾無
 後時俾無失業利用補助焉蓋天子肇於邦畿而諸侯奉行於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者其事又如此嘗是時六飛戾止雲物告
 叙次共○添○
○敷○告○起○整○收○情○采○

其○祥○百○辟○來○同○山○川○助○其○順○協○四○時○以○布○令○作○訖○成○易○無○愆○期○徧○
三○壤○以○註恩○鄉○遂○都○鄙○皆○樂○土○升○高○望○遠○人○民○都○邑○之○阜○成○俯○察○
仰○觀○草○木○蟲○魚○之○變○化○戴○高○而○履○厚○明○目○而○達○聰○斯○亦○可○以○極○天○
下○之○大○觀○而○無○憾○矣○事○舉○而○王○道○成○民○和○而○頌○聲○作○其○在○三○代○以○
上○乎○

神采端凝曲江風度趙表萇

典則森嚴班志韓裨集其腕下此節題文字前輩多博麗之
篇是作獨以簡貴勝然言簡韻長頗仿羅儀部風流而雄厚之
氣自在要與儀部異曲同工方石川

天子適

春省耕而補不足

二句

儲在文

詳春秋之事觀之在一歲者也夫省耕省斂補助隨之春秋之事也即春秋之觀也先王之觀於一歲者如此且古者觀以事行巡狩述職為鉅或十二年而一舉或六年而一舉凡轍迹所及亦可

經畬堂全稿

卷四

十三

以極天下之觀而無憾矣顧其為期甚遠不能數與吏民相見則壅於上聞澤不下究者勢所固然於是一歲之中復有春秋之觀也今夫巡狩之入疆土田首咨闢治則有慶述職之數奏民功有試車服以為庸農事之重也尚矣是故維春有事正其名曰省耕察勤惰也區上下也有不足者補之用齊其耕也而千里之甸服五等之侯封孰不越阡陌而疇咨者維秋有事正其名曰省斂定豐凶也校贏縮也有不給者助之用均其斂也而千里之甸服五等之侯封孰不歷場圃而勸相者於是有課農之官有司稼之吏猶以為寄他人之耳目而未能親悉其情於是應震以出令重巽以申命猶以為託美數於空文而不若身經其地故臣以為先王之觀寓諸此也然而必於春秋者何也今夫天地之氣循環以為變而和肅之用莫著於春秋當其始和人心之靜者羣趨於動而省耕以作之當其始肅人心之散者羣返於聚而省斂以收之因之補助而動者益動聚者益聚則先王之順布之者固與天地合

其序也。而陽施於上。以發萬物之光華。陰受於下。以凝萬物之形質者。無不呈其象於先王之目中。而攬之不盡其致也。已耳。夫萬物之材。日新而不已。而生成之候。莫顯於春秋。其將生也。人之就逸者。漸遠於勞。而省耕以警之。其將成也。人之積勤者。漸流於倦。而省斂以振之。加以補助。而勞者忘勞。倦者忘倦。則先王之曲成之者。直為萬物立其命也。而飛潛動植之族。皆及時以向榮。山陵川澤之間。可取材而落。賈者無不彙其狀於先王之意中。而觸之不給其賞也。已夫。巡狩之典。以四時徧方岳。既日不暇給。而述職者。量遠近。以朝京師。考禮正刑。輒歸守其封土。唯此春秋之省。為能盡父老之情。俾元元得邀實惠。故天子行於邦畿。諸侯行於其國。一歲再出。而不以為煩也。然而先王之觀。寓諸此矣。遊豫之歌。其春秋之望幸者與。

經畬堂全稿

卷四

貪發補助。固非連篇抄撮。勸農詔積貯。疏亦覺未是。扼定春秋。自闢精論。與觀字曲。曲對鍼。於此題有獨得趣。原評

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匪眾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此文後二比。足當新奇二字矣。妙在仍切耕斂補助。洗闢精論。吳荆川

昔者公劉好貨

何有

儲在文

欲王者富其民為誦詩以證焉蓋公劉與民同富雖謂好貨可也
王何以是辭哉孟子曰王不棄遠臣與論王政自言好貨明白無
忌臣竊為王賀也王知其疾固可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而好貨者
文王之先世實以興造洪業臣請為王誦之蓋周自后稷封邠性
好力穡四傳而至公劉居戎翟之間蓄積殷富以財雄西陲遷邠
而廣其國及子孫有天下追崇功德述公劉所以富民而基王業
者播之樂歌宣○追○班○棟上告明明昭示來世故篤公劉首章其言好貨之事
特詳曰積曰倉言其居也曰裹糧曰橐囊言其行也上推思戡用

經畬堂全稿

卷四

古

光之心而下及弓矢器械之備爰方啓行氣象赫然貨多故也臣
嘗想其時地狹而人滿戶少而財多府庫之所儲蓄不可勝用閭
閻之所蓋藏不可勝計露積者不垣置倉者如櫛車牛輦負雜選
道路自君卿大夫士以及所隸之氓募○邑○古○勁無非富人長者西戎僻陋萬
不足以容而遷都建邑焉其同民者可知而公劉之好貨何其甚
也王今者地方千里粟支十年敗腐不可食貫朽不可校而國多
餓莩是謂不均一旦發德音下明詔與民同之王欲玉食而靡衣
民豈不欲體煖而腹飽王欲泉流而山積民豈不欲穀賤而金多
王欲奇珍列而異玩陳民豈不欲器用備而倉庾滿清河渤海以

為府泰山瑯琊以為藏臨淄之中七十萬戶以為帑遐邇一體品
物咸亨王好日甚貨日充而秦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不轉盼而
皆玉之外府矣然則上法公劉王如反手辭臣學士從而頌揚咸
美登三成五比隆受命之君此奇貨可居而顧以為疑也大寶不
圖錙銖是競臣竊為王惜之

淋漓盤礴自人中先生後亦未見有能至於斯者

原評

古力古情充溢行墨恢奇則東方曼倩瑰麗則司馬長卿

陶改之

設問以引王之明友與臣其小者也。夫友負託當棄臣失職當已。王詎不明之而孟子姑設以引之也。且孟子在齊陳仁義者數矣。王亦能聞而厭道之矣。而王與齊皆如故。豈危言逆於耳而主聽不聰乎。非也。當時之善諷諫者莫孟子若也。而聽言之王又甚明。決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夫論異事與同計規異人與同失者說士之法。而君子有時用之。夫人有受人妻子之託。不恤其凍餒。而其友不絕之者乎。夫人有為人士師之官。不能治士。而其君不斥之者乎。雖在愚者。猶知其當棄當已也。而孟子且問王曰。如之何如。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之何所謂論異事規異人也。蓋進說於人君莫患乎無間之可入。○注○定○下○文○空○中○○

發

夫其生平有不足之處。而習聞人之議之也。安受以為常。雖與之稱堯舜之德。誦湯武之功。而漠然不動其志。惟稱引無端。猝出於情。與事之百變者。令彼自忘其咎之歸。而逃者。忽開乃有間。而可入。且進說於人君。莫患乎有間之可逃。夫其意中有諱言之事。而

惟恐人之摘之也。多方以為備。雖為之上痛哭之書。極流涕之諫。而悍然自護。其非惟從容泛論。旁及於理與法之一定者。令彼自定其罪之例。而私者忽公。乃無間而可逃。而王果曰。棄之矣。而王果曰。已之矣。問者有為而發之。若無為而發之。愈進愈逼。摩厲以

須答者不思而得之。若熟思而得之。勿二勿三。應聲如響。王於斯時。方自快其見之明。斷之決。而已入吾孟子之彀中矣。是故當時善識諫者。莫孟子若也。聽言之王。又甚明決也。而王與齊如故者。訣結法伎滿前。而舉曲之害公也。

凌空激宕。絕妙文心。有間可入。正為四境一語。無間可逃。乃并見得顧左右言他。出於孟子所不意。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吳荆山

善撫管韓。往復峻削。伐山通道。迥絕常蹊。朱海士

為巨室

任也

儲在文

善為室者明於使人而所得如所求矣。夫巨室之任而必使工師以大木故也。所得如所求而喜何王之明乎。嘗觀古之論材者曰：邦之幹曰王之楨，非侈為美談也。蓋有其至意焉。獨是遇合之際，必有所緣以締其交，而知人善任之君往往如其所願而致則神明之獨斷者遠也。試以為巨室論室而巨，則其任重也。巨室而為則勝其任難也。夫大厦非一木之支而樹木有十年之計，其不能無藉於大木也。明矣。雖然大木之生豈偶然哉。彼其託處於巖阿之中，特立於天喬之表，風霜不能損斧斤不及災，獲全其天年以經會堂全稿。

卷四

六

克充棟梁之用其所任者誠大也。而寬閒之野寂寞之鄉，其委翳於榛莽間者，何可勝道。倘無人焉以為之先容，其何因自致於人主之廷哉。而王無患也。王以為欲求大木而良栝莫辨，何以中程。必慎簡擇木之識，工師是矣。且欲得大木而樗散雜投，何以奏績。必責成採木之司，使工師是矣。於是承王命者定規模而從事，秉繩尺以提衡，本其經營百堵之心，而其難其慎，則造物之慧若留其良以遺之也。出其飭化八材之略，而如取如攜，則山川之神亦鍾其秀以待之也。蓋至於入林麓而不禁相陰陽者，以時千尋之名材，九土之異產，連軫接迹於王前而顧而色喜矣。是何也。則以

所得如所求。能勝巨室之任而愉快也。然則辨材而稱職者。特出
工師之巧智。而僉謂王之善用其能藏器而待時者。雖為大木之
遭逢。而不過王之自集其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均後於工師之
命。惟塗墍茨。惟塗丹。釁莫先於大木之供。誠以道謀無成。信任專
而有獲。棟隆則吉。木末具而不撓。此王之深明於事。善斷於心。即
為巨室見其端。而天下引領於大有為之業也。

一操一縱。寓蕭散於凝鍊之中。古骨古情。脩然自遠。汪棟園

九穗之禾。八蠶之繭。煙霏日曜。一片精華。布帛菽粟。中自具奇

觀也。朱杜谿

為巨室

九

五尺之童有羞稱而使俗之漸無眇論不虛也且或之間曾西子
路而下次及管仲而子之為我願者首稱管晏而矜詡之是猶不
及或之於曾西也即又恐我之不能為而管晏之功之不可復比
○并○緯○中○節○結○
人必於其倫者固如是乎子誠齊人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
旋轉神力峻潔中有猶衷之致則臨川近之秦龍光
文之峻潔不待言脈理法度又何其密也如此布置如此風神
兼有王臨川與湯臨川之勝境路介繁

子誠齊

王

卷四

經會堂全稿

夫子加齊之卿相

全章

儲在文

大賢治心之道學聖人者也。蓋知言養氣本於孔子。孟子之不動心。豈告子所可並論哉。且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有窮理之學。集義之功。故其心渾然不動。而能任民物之重。執古今之衡焉。自聖道失傳。世之言不動心者。紛然矣。孟子者。學聖人之道。以治其心者也。公孫丑聞陋無識。侈言霸王。昧於不動心之異。而徒震於不動心之難。抑知是不難也。北宮黝以必勝聞。孟施舍以無懼顯。皆強制其心。使之不動。至告子則較精。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凡內外相準。志氣相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三

資一切不問。冥然悍然。徒守其空虛無據之心而已。孟子之學。則不然。一曰知言。言之是非不疑於心。而心定。定則不動。道在窮理。一曰養氣。氣之屈伸不歉於心。而心安。安則不動。道在集義。何也。氣之浩然者。至大至剛。善養之。則塞天地。配道義。而非可襲取於外。必有集義之事焉。勿正以積之。勿忘勿助。以一之。則氣生於義。而直者在我。孰能動其心乎。言之生心者。蔽陷離窮。知之則害政。事敗德行。而非徒辭命之末。故有窮理之學焉。數學以廣之。不厭不倦。以精之。則言衷於理。而聖人不易。孰能動其心乎。是道也。本天孔子者也。孔子之告曾子。自反之謂勇。養氣之原。孔子之告子

○然○月○隅
貢學誨之謂智仁知言之本二子者並聞一貫獨得其宗孟子生

平願學在是固非游夏顏閔諸賢所可班并非夷尹諸聖所可班

也雖然孔子於夷尹又有同有異其同者得百里而王天下任民

物之重必求此心之安則養氣為近之其異者見禮知政聞樂知

德執古今之衡悉受吾心之範則知言之學非獨夷尹不逮即謂

賢於堯舜不為過而生民以來才有盛於孔子又何疑哉然則四

十不動心即四十不惑之旨也知言養氣即始終條理之說也聖

由於智必理明於心而後可集義以生氣故不動心之道養氣為

大知言為先方且與顏閔諸賢夷尹諸聖剖析偏全辨別同異直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三

核孔子之傳而丑願以告子並之且以孟賁擬之也豈不陋哉

窮理集義聖學舉凡窮理而後可集義故孟子先說我知言緣

問者先及浩然之氣故先答之非詳於養氣而畧於知言也善

為說辭善言德行又曰辭命不能此節似說知言意居多學誨

智仁乃知言之根絕非泛說末五節有同易明所以異難疏知

政知德兩知字仍屬聖人說所以二字纔有著落而養氣知言

到底闡照一齊收盡此文用意周到與章句相發明文格亦朗

健清道不染時氣 李厚菴先生

深思明辨絕無游移影響之談或問於末五節甚略此文後半

篇似可補所未備 第九卷

夫子加

經今堂全稿

卷四

三五



經今堂全稿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與道

儲在文

大賢自言養氣之所得於善養之後驗之也蓋善養氣者直而無害也剛大塞天地而用之配道義則浩然者固可驗矣非孟子其孰能言之且告子之勿求氣氣失其養也且不知氣安知氣之盛大周乎身以立體而氣之流行輔乎心以致用者無他昧於所本而以人事戕之故氣失其養而體用交失也孟子因公孫丑之問答以知言而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亦以生平心氣兼治之功而渾舉於一言乎蓋氣之盛大也有所自來善養之則還其固有所於闕而氣之流行也有所附麗善養之則其所憑依乃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三五

其自為此唯孟子自得之而自言之而所謂浩然者無迹象之可尋也故於丑之復問而以為難言也其為氣也本乎天地天之大地之廣也氣得之為至大涵於性而無際天之健也地之貞也氣得之為至剛根於理而常伸有能全乎人生之直而不以後起害之則充實而罔虧體乎乾動之直而不以矯揉害之則暢遂而莫禦吾見為天地立心與天地相似而浩然者上下同流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塞矣是氣也何氣也善養之氣也其為氣也奮發而無前則見義必為扶義以達義在天地間無時或息相為比附而不離自強而不息則任道能勇戴道而行道在天地間日出不窮

言言根抵

是第二箇氣字

是配義我

相與妙合而無間其不疑於行者可以動天地壹似氣之壯往而無非道義之果確其時措之宜者可以贊天地固屬道義之充溢而無非浩然之氣之周流配義也配道也塞乎天地之實也蓋至體立用行善養者於是乎成而所謂浩然者亦灼灼明矣是則告子離氣以守心氣暴而志亦窒孟子持志以養氣氣充而心益安直養之塞道義之配心與氣交相為養交相為功本末瞭然矣彼告子之勿求其亦始於悍然不顧而卒於餒者歟

制浮滌華具有匠心李厚菴先生

直養即下文集義持志之功行乎其間心氣交相養一語顛撲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不破 楊賓實

全理全神清融一片真老手造極之文此為大舍元氣細入無間矣 吳七雲

我善養

知聖者大其功有賢於二帝者焉蓋孔子道與堯舜並而功過之
 非知聖之宰我不能出此言也且自古未有無功於天下之聖人
 易濁以清伯夷功也轉亂為治伊尹功也至於孔子則異矣立功
 極難之時而巍巍乎與天地相終始豈特賢於夷尹而已哉宰我
 曰世之尊夫子也以道予之論夫子也以功道莫高於堯舜美善
 歸焉功莫大於堯舜修和著焉又謂夫子終老布衣有堯舜之道
 而無其時故功或不逮而以予觀於夫子則不然上古荒畧而開
 物成務遞相守以禪於無窮以二帝之神靈何難悉為創建而其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二十七

夏殷之

實前民利用皆羲農黃帝之世所積而遺焉者也若夫子則執遺
 禮不足徵
 之子乎披遠紹尋墜緒之茫茫蓋至融三墳而刪五典悠然如見
 堯舜焉而前此千百年之天下直如一日也其削之必盡者用絕
 怪奇荒忽之談而斷自唐虞則邃皇以來之事業舉積諸此矣此
 則其承先之功邁堯舜而無疑者也中古多才而咨岳命官分厥
 職以匡其不逮以二帝之神聖何難特起經綸而其實平地成天
 皆夏后殷周之祖所交而贊之者也若夫子又誰贊之手生知天
 縱待來者之遙遙蓋自本一中以定六藝斷然必法堯舜焉而後
 此億萬年之天下亦如一日也其論之必詳者用集文章性道之

游夏不飲一詞

就夫子

成而定所折衷則三代以後之變遷不出於此矣此則其成後之
功過堯舜而罔極者也大道隱而人奮其私智必有背堯舜以文
奸言者夫子嚴以辨之身不操誅極之柄而大義既明則百世之
○光○融○燭○天○苗繇共驩早已屏諸名教之外微言絕而士棄其遺經更多畏堯
○此○是○垂○教○萬○世○之○旨○舜而安習俗者夫子曲以誘之勢或當提命之窮而條教備具則
奕○奕○之○危○微○精○一○皆○可○悟○之○文○字○之○中○嗟○乎○循○循○祖○述○方○自○居○子
弟○之○班○兀○兀○纂○修○固○已○軼○勳○華○而○上○以○予○觀○之○賢○於○堯○舜○遠○矣○彼
謂道與並而功不逮焉是於墟之論何足與觀夫子也與蓋宰我
之知聖如此

經奮堂全稿

卷四

三六

意闢辭雄光芒萬丈

原評

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其明白先輝若引星辰而上務一
出已見不肯躡故迹而恢廓自信暢所欲言此之謂辭達

潘濤觀

宰我曰

有所以動天下之士尊與使悉當也。夫士之俊傑者，賢能盡之矣。尊與使在其朝而悅且願在天下，誠有以動之哉！且人情皆從其類，以為休戚而惟士為甚。夫士者，日從事於寂寞之塗，以求其所自命而淺深大小之數，又未嘗不自知。上之人有能用之而如其所自命，固士之所逃聽而傾心也。古賢君之有志於天下也，以為吾欲致天下士而隸吾國者，傳氣先用則其心疑，吾欲盡致天下士而隸吾國者，或小用之，或浮用之，則其氣沮。故善致天下士者，不於天下也。觀其朝之在位者而已矣。士之抱德者曰賢，是古帝王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二十九

保傳之選也。彼其道大而志高，不尊之則卷懷而去，而食蔬衣敝之徒，一旦而禮絕。臣寮者誠資其朝夕之誨，而置諸朝以為表也。士之負才者曰能，是古帝王奔奏之寄也。彼其識明而材美，不使之則蘊積而藏，而情睽勢隔之徒，一旦而任同臂指者，誠宣其左右之力而布諸朝以為翼也。如是而在位有不俊不傑乎？如是而俊傑有不尊不使乎？今天下之號為士者，至衆也。號為士而冀立人之朝者，相望也。然失百士不足憂，而失一俊傑則可惜。夫所謂俊傑者，統天下計之不過數十百人，而此數十百人者，又自為類而各以其賢能著聲於天下。天下之賢者與吾國之賢者，贊不

必相通也。術不必相授也。而自重之志同。擇主之智亦同。天下之能者與吾國之能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而自異之念同。審時之識亦同。乃尊之如彼。使之如此。天下俊傑之士。遙而望之。其朝多君子。可以理人。躬身其間。伏而思之。其朝無小人。可以結友。乘時利見。而未謀而以身許焉。何待於夢之象卜之兆為公。而非為私也。身未至而心赴焉。何間於山之顛。水之涯。為義而非為利也。是何也。動其悅者深。而中其願者切。分塗合軌。異地同心。古賢君所為尊使。得其宜。以盡收天下之士者。此也。

惟陳言之務去。怵他人之我先。古筆自豪。一洗習氣。呂無黨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三

於秦之初。拔茅連茹。內君子外小人。景象悠然。遇之文能曲曲。繪出。張得天

尊賢使

所以謂人皆有 一節

儲在文

於乍見驗人心無所為而為之也。夫乍見而怵惕惻隱其何所為乎。皆有之心驗於此矣。且人之喪其心者本於不自識其心。天下之忍人亦未嘗無不忍之時。彼其有觸而動動乎不自知者。雖先王無以過。而自動之旋自忘之。是可歎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之心一用之而離矣。再三用之而妄矣。千百變以用之。而詐偽不可窮詰矣。惟於心所不及用之處。以觀其心。而心之真者見焉。人情多暇。暇則生慮。而不及用者必於其猝也。人事習常常無絕思。而不及用者固於其偶也。今夫孺子無知。匍匐入井。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三十一

乍見之而不怵惕乎。不惻隱乎。不必其父兄之慈愛也。皆有之也。不必如聖賢之好生也。皆有之也。前乎此者方寸之中。為厚為薄。總不可問。而當其乍見。忽易其胥戕胥虐之心。為萬物一體之心。後乎此者神明之地。從善從惡。究不可知。而當其乍見。盡去其爾詐爾虞之心。為吉凶同患之心。其見之而皇然以悲救之。恐不逮也。其父若母必垂涕而謝。其鄉黨朋友必交口而稱。是名實之歸也。而當其乍見。固絕無此遠謀其見之而恬然以安視之。若無親也。其父若母必腹誅其人。其鄉黨朋友必巷議其事。又怨尤之叢也。而當其乍見。亦并無此曲慮倏忽而色為之變。如或迫之。如或

警之胡怦怦其不寤思尺而神與之俱。輒欲傾之。輒欲復之。亦殷殷其莫釋發於不自已。動於不自知。斯時設起堯舜禹湯文武而問其心與是人者有分毫之別乎哉。是故先王之心終身皆乍見時乍見之心。一息與先王等。惟其自有之。各有之。是以皆有之。而轉盼焉已紛然不可究詰也。然則其日用者非心而不及用者乃心之真也。

喫緊在一乍字。四面敲擊。百節靈通。此一字透。而全神畢現矣。望之奕奕有神。讀之怦怦心動。文至此方謂之入解。凡取徑清警者不從古人門戶中來。輒不耐咀味。似此質而實綺。靡而

實腴。吾歎其精深華妙也。王耘渠

皎潔晶明。去塵千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陳曾起

所以謂

湯之於伊尹 一節

儲在文

不召之臣有定分。可以霸佐推也。夫湯桓不敢召其臣。由尹仲之不可召也。即仲推之。當何以處。孟子哉語。景子曰。夫人各有定分。焉。知人之哲。自知之明。皆審量於此。而無容意為輕重也。自古君臣相遇之朝。其上之致禮於下者。受之而不為。恭降及霸者。猶存此風。而君子可以識所自處矣。好臣所教。今世皆然。於是遂無不可召者。而試觀湯之於伊尹。何以升諸。吹畝之中。一旦禮絕。臣僚尊以元聖。而朝夕資誨之。恐後又觀桓公之於管仲。何以脫諸。極格之下。一旦禮逾。匹敵號為仲父。而左右奉命之不遑。夫湯殷之

經會堂全篇 卷四

三十一

盛天子也。桓公亦莫明創霸之辟也。彼其一德一心而求之。三薰三沐而登之者。豈徒博高世主之名。為此貶損之節哉。將以大有為者。屬諸不召之臣。而動於其所不敢也。且夫不召之臣。其名自君定之。而其實則自臣定之。後世未嘗無擁篲而先驅築宮而受業。其君請列弟子之位。而所謂不召者。特出於夸言欺世之徒。後世未嘗無蒼生繫其望。神明待其身。其君不憚師保之文。而所謂不召者。卒歸於處士虛聲之習。此無他。其不敢召者在君。其可召者仍在臣也。今夫湯之時。非尹孰與撥亂。而反正桓之時。非仲誰為九合。而一匡得是臣。則功成失是臣。則業墮。而苟禮貌未崇。誠

懷木接則終不可得而臣故其不可召者在尹仲不在湯桓也夫
伊尹負不世之材造非常之烈其素守不異論至於管仲器亦小
矣且猶卓卓自立不可屈辱如此是則君子際流極之運荷先聖
之傳方欲以仁育天下者返世運於驛虞小補之前方欲以義正
天下者躋治術於滿正雜施之上苟旁求之必及彼先覺其矣辭
而事會無常人情多變至欲以管仲所不為者強不為管仲者為
之此其可以俯仰悲懷決然定計者也嗟乎莘野幣聘實闢夢卜
之先而今則直以滿拔堂阜為盛事先正保衡力爭道義之介而
今則并以徘徊穎上為迂圖於不可召者而敢召之士有定分亦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三

長抱此不為者終其身而已矣

起仗頓挫慷慨磊落真能以古文為時文者 張息園先生

沈鬱蒼莽文情絕特中有屈子辭管公樂府而況字步步領

會是探奇別異手不能以尋常行墨律之 孫敬居

不可召正與枉已直人及撰天下以道諸章相發不見諸侯以

義自處若說成與管仲較高低徒然駢辭便不是 汪師退

湯之伊

皆是也

四節

儲在文

辭受準於義。君子不為貨中也。夫貨君子者，不知所以處君子。君子則準於義而已。故有受有辭。孟子曰：君子居今日，豈能屑屑焉與天下較得失哉？恃吾之守而已。天下之待君子，曾無以異於常人。而自守之道，確乎其不易，則於辭受間，亦微見其概焉。餽之受不受，子無庸疑。吾聞君子之受餽也，原彼之所以來，度吾之所以應。其或卻或納也，無成心。其當取當舍也，有定則。吾輟環天下卒老於行，諸侯王交際之間，時移事異，顧有內斷於中而無疑者。三國之受不受，得概而信之曰：皆是也。且吾之內斷於中者，何哉？視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三五

其所處而已矣。吾既不敢為山林之遺逸，蹤跡幾混於游說之羣。吾又不幸無聖明之遭逢，輾轉以圖其功業之就。假令義有可處，一切謝絕，務為已甚之行，則迂吾道者，駭且畏，而天下事愈不可為。故宋之餽臚，辭之聞戒於義，有處予直受之而不辭也。至於齊則不然，予未有遠行也，予未有戒心也。兼金百鎰，卒然投之，是貨之而已矣。嗟乎！自諸侯王以貨取天下士，而尚恐言哉！其挾以炫耀者，不過金玉錦繡之屬，其望而奔走者，特乞官府服御之餘，招之即來，麾之不去。既百用而百效，明者忽昏，勇者立怯，又何哲而何愚於是當世有君子焉，亦將以是取之，而不知其心至定，其氣

至剛其淡而絕之也。如浮雲之不能累太虛，其堅而拒之也。如隄防之足以捍行潦，顯以物豔之而不移，陰以術釣之而不墮，其自守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甘心於不義之利，而輕為之役哉！是故由前之說見君子之不求異於人，由後之說知君子之不苟同於俗，受不受之間，惟其是而已，唯其是而區區之貨已不足言，是即君子之拔類離羣而舉世目為迂且怪者也。

前操後縱，處處橫絕。韓吏部直寫胸臆之文，骨節堅稜，形神飛越者也。原評

操處握題之筋，故縱處任筆揮灑，不煩繩削而自合。此種格意。

外間罕有知之者。王耘渠

激昂頓挫，一縱一橫，質幹仍極凝厚。真時文中古文。吾故曰作者之才，可以修司馬班陳遺業，毋徒用科舉文自小也。蔡瞻岷

逸宕踴躍，迴立塵表。然脈清法緊，按之實有歸宿。不知者目為顛放，知之者歎其謹嚴也。成綱齋

皆是也

知性善之同。一言而疑可決矣。甚矣道之無不一。性之無不善也。知其同出於善。而疑不可一言決哉。孟子意曰。自性晦而道歧。惑於世俗之曲說者。輒游移而無以自決。此其蔽也。夫性必本於自然。道要歸於不二。苟溯其繼善以成。而與聖為類者。絕非有殊塗之可尋。則紛紜之見。可以折厥中矣。吾言性善。而宗諸堯舜。其道固然。無可疑者。作善之道。自其性分而已定。故雖欲遷以相就。而無能望其他道之成者。道固一於作善者也。作聖之道。自其克念而已登。故雖欲貶以相從。而無能取其便道之疾者。道固一於作

聖者也。以是知天下之道。貞夫一而已矣。有謂先天之與後天。而其性不相似者。是叛其道以求異者也。試思天地設位之初。而道在焉。其去人也遠矣。而何以可久而即為賢人之德。而何以可大而即為賢人之業。此其德業之配乎天地。而無弗相似者。先天與後天有二道乎。一焉而已。有謂形上之與形下。而其性不相近者。是高其道以絕物者也。試思百姓日用之際。而道在焉。其為行也庸矣。而何以仁者見之而遂以為仁。而何以知者見之而遂以為知。此其仁知之與乎百姓。而無弗相近者。形上與形下有二道乎。一焉而已。一者道之所以合其同。故以一而合于者。道也。浸假而

十可合百。浸假而百可合千。推而至乎千以合萬。則止矣。而斯道之降於下民者。雖皇極有建。不能外此成性之存一者。道之所以觀其化。故以一心而觀萬心者。道也。浸假而一身可觀萬身。浸假而一物可觀萬物。推而至乎一世。以觀萬世。則止矣。而斯道之運於元會者。雖嗜欲有開。不能外此恒性之若。要之論道者。明其典要而語焉。可以不詳。夫何事再三而求其瀆。析疑者。尚其斷辭。而羣言可以不亂。又何患誣善而倡其解。然則性善而堯舜可為道之協於克一故也。世子惡乎疑乎。

儒書義理子書氣質肆中見奇奇中見醜 吳沖扶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三

與儒先語錄無不疏通證明而鬱鬱芊芊一往皆卷軸氣真讀書乃為真理學也 徐亮直

夫道一

三代恒產之制以漸而增者也夫取民必出於恒產也或五十或七十或百畝數以漸增而貢助徹之名亦異故歷詳之且一代立國必有取民之制所謂合眾民而養一君也而原其始實分一君以養眾民計天下之地授天下之農復因時度勢以酌其多寡之數故上下有所守而不變也而其制已略備於前世矣今夫唐虞以前草昧初啟澆沈澹舊恒產尚未有定制也夏后氏之王也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授田實功於此殷人因之幅幘是長其法漸備至我周以農事開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尤加詳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三九

焉故恒產之制必以三代為斷迄今考之夏后氏之世一夫授田五十而取民之制厥名曰貢自下奉上其義易知也殷人則稍增矣五十者變而七十矣而取民之制厥名曰助蓋非復再貢之舊焉周人則更增矣七十者變而百畝矣而取民之制厥名曰徹其在貢助之間乎夫三代以來計民非益寡度地未加益而制產之漸增者何也或謂古今尺有長短畝有廣狹而亦不盡然也蓋嘗度其勢而知之夏后之時洚洞甫平天喬棄之林麓斥鹵棄之沮洳土之不盡墾者多矣土不盡墾故授之五十而無餘而殷周以來汗萊漸闢必增之七十與百畝以塞土滿之患而因以廣衣租

截句頌全篇

直起明動

餘難

解

議論名通非比無中生有

食稅之原夏后之時庶徒業肉食則茹血毛鮮食則奏魚鼈民
之不專農者多矣民不專農故授之五十而有餘而殷周以來稼
穡漸重必增之七十與百畝以給力本之民而愈以明重農貴粟
之意此所謂勢也而尤有進者小民之力有限地狹則理地廣則
荒此其常也七十百畝之漸增豈弗計及哉不知夏后之時禮事
荒略故所業不可太廣耳殷周以來溝涂蓄洩之備日詳耕耘穫
斂之宜亦日密因其成法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收功博是增之而
不患其弗能理也小民之欲且盈原之所出者鮮則嗇原之所出
者饒則奢又其常也七十百畝之漸增豈弗慮此哉不知夏后之

經禽堂全稿

卷四

四

時民俗素朴故所業不必太饒耳殷周以來軍國經用之費日廣
閭閻禮俗之節亦日繁量其取償而給之則農自勸而財不匱故
增之而不患其多所費也是則勢之中又有情焉三代聖王不過
因其勢而利導之而其數漸增云以助徹之名亦因之異矣然制產
各以代增定賦未嘗世重貢助然雖殊要之以什一為準

四難四解本經術以立言鑿指陳彷彿陸公奏議歐陽公劄
子原討

議論典確訓辭深厚氣味在東西二京之間顧虞珮

設為庠序學校 一節

儲在文

教以終民事倫明而恒心可復也夫庠序學校之教三代或異或同而明倫之旨則一以終民事設之顧可緩乎孟子告滕君曰為國之道敬用其民而已氣質道健而其精及於孝弟廉恥之

際故興起教化一道德以同俗者累朝之成法猶存所當兼其意而用之也助行而恒產有制可以觀恒心矣夫民俗日流而受於

天者不變特無以導之則不興民生本厚而遷於物者易訛苟無

以革之則亦不肅聖人知其然先定其地以行其教中國而立之

學分鄉而置之校序庠其以師道自盡者王率三公六卿下逮比

原委歷陳識淵通勝讀宋元人學記

經書堂全稿 卷四

四

長之官而服弟子之職者上自世子公族以達野處之秀今雖去

古寢遠而討論遺制祭然甚明則於既富之後興禮義之文即法

古之中寓創始之意庠序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設也且夫聖人因

時起事各有其義夏殷以來至周大備當推明沿革以求其大指

之所存養以引年教以造士射以觀德而上功三代鄉學之異也

分以東西秩以左右差以辟雍與頴宮三代國學之同也古昔盛

時辨論以升人材豫教以固國本凡禮章樂舞訊囚獻馘一切經

國之法皆寓其用於學宮之中而究其大旨則日以明人倫而已

矣故鄉學領於鄉老而三物之教則頒於司徒必以六德六行為

重又作八刊以糾率之而孝友睦姻任卹獨申其義者昭宣於木
鐸即以定歲時賢能之書國學掌於樂正而四術之教實統於師
氏必以三德三行為先又立四傳以審諭之而父子君臣長幼衆
著其道者警動於鼓徵不獨成貴游子弟之德蓋至品式具備本
諸躬行鼓舞盡神庠以歲月無論田間之為朴為秀皆曉然於秩
叙天屬之原則合百姓之相遜相親自日見其鄉鄰風俗之美上
作下應理所固然三代聖人之教其民非家至而日見之觀於序
序學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然則行助定恒產設教復恒心增修
其述以崇起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設之之義備矣終民之事立

經會堂全稿

卷四

聖

國之紀游登上理炳焉與三代同風豈不休哉
運典實於渾古之中取義遺辭字字堅確劉班父子以經術冠
兩京淵源所漸得之濡染者深也何此瞻
典制文字尤貴體要貫穿衆說而不挂漏所謂體也採擇精義
而不偏雜所謂要也一題到手本末異同七通八達按之確有
歸宿於此纔見得本領之厚識力之高王箚林

設為序

詳三代立學之法。約其旨於明倫焉。夫庠序學校。或異或同。而明倫之旨。則一。三代之所以王也。且三代之制。遞相損益。教人之法。尤詳。其小變者。明之以異尚。其不變者。導之以同歸。要其大旨。所存則準諸天道。協諸人情。而使夫人各敦其本。行國之所恃以長久而不敝也。庠序校各有其義。而鄉學之制。綦備矣。說者謂三代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而不知其名各有所自起。其事各有所專屬。聖人立學皆教也。而夏日校也。初平奏艱鮮之食。其俗喬而野朴而不文。故教為急也。古者男子無事不廢射。而殷曰序。商書

經書堂全稿

卷四

四三

駿。羈商道尊賢於此。見其端焉。三王未有遺年者。而周曰庠。蓋燕

饗。食備其禮。國老庶老備其位次。於事親推於教弟。周道也。至於

國學之制。自王之元子。羣后。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民之俊秀。皆

造焉。其辨論之升。則人材之所由盛。而樂正司馬董其事。其豫教

之蚤。則國本之所由立。而司業司成備其官。三代之所同也。自夏

后以來。名一成而不變也。若此者。豈徒飾文具為太平之名哉。蓋

人之生也。有倫以為紀。而人倫之習。而忘也。不教則不明。今夫生

而賤者。聖人之所憂也。野處之秀。百無二三。而椎魯倨侮之俗。恒

足以錮其聰明。而仁義之本不立。聖人分鄉而設之學。凡八乎此。

叙上四句典故。秋蒼辰。

東出。

者既教以孝友睦嫺任卹之行矣而又為耆老朝庠之制以風勸
之凡夫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即其相與為競之人而明其進退帥
教則俊士而選士不帥則左移而右移將敗類者自懼無所容而
謹愿之徒固可不肅而成也且夫生而貴者聖人之所懼也夙成
之資十無一二而宴安驕惰之習恆足以中其志氣而愛敬之文
不修聖人中國而設之學凡造乎此者既教以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矣而又為世子齒學之禮以流示之凡夫父在則然君在則然
即其莫與為耦之人而定其準則拜師而詔之無北面乞言而記
之為惇史將至貴者退然如不勝而瞻聽之下固已無言而喻也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五

是故人則橫經出則負耒古者力田孝弟無殊科禮在瞽宗書存
上庠古者君公士庶無異學三代之王也莫重於明倫故觀於庠
序學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典博蒼雄力追兩漢 原評

碩碩其實洪洪其聲雄關光芒直與克猷先生抗手 劉素川

湛深經術之文予按扶風諸志骨力雄邁而以典古之氣行之

於兩京之間獨成一格曾南豐得其遺故經術深厚直出歐蘇

二家之上此文蓋浸淫乎班氏矣 吳豹文

先公而後私井田之正義也蓋民以奉君為義故事有公私而治
 分先後亦出於其中之所不取耳孟子曰自古君民之間何其上
 下之各盡也君無時不欲親其民精確而視之如子民無時不尊其
 君而事之如天故嘗竭情以奉上而身家之謀特以其餘力及之
 亦謂義之不可易也吾於同井之養公田者見之矣夫田屬於公
 事亦屬於公也田屬於私事亦屬於私也人情莫不自愛其業而
 王制亦難過督其勤則先私後公勢既有所弗能禁而公私並治
 法更有所不必苛乃同井之中且怵然有動於中者何也公事畢

經會堂全稿

卷四

然後敢治私事也蓋謂遂人授地以前疆理縱橫疇非公有其頒
 為人口之私者不過公事之餘故於社祈年而土鼓函詩悉見秦
 公之意況乎其耕耘之候也田峻其至喜與曾孫其不怒與彼民
 亦何心惟是厯中田之廬以勤東作而後次及於溝洫川澮之表
 已矣且自司徒定賦以後邱甸縣邑並號公徒其散為藺夫之私
 者亦皆公事之寓故其同績武而獻豸私縱尚薦故公之忱況乎
 其獲斂之期也九穀其有要與三壤其咸則與彼民亦何知夫亦
 接千畝之籍以報西成而後自收其主伯亞旅之助已矣故誦十
 千維綱之章則駿發爾私君嘗布其令於上矣乃君欲其專於私

者民備示其急於公適彼公田風雨之所和會直如六服之納貢
職於京師而惟恐後時也故耰耨襍稌之間有王道焉而同井可
以定一尊之統覽倬彼甫田之什則農夫之慶君更歸其功於下
矣乃君憫其公爾忘私者民猶戒其以私害公赴茲公事士女之
所歌舞亦如六鄉之升秀氏於太學而競欲先人也故桑場納稼
之際有禮教焉而同井可以追三代之風是何也皆出於其中之
所不敢也惟有所不敢而王土王臣之義彭亦惟有所不敢而勞
心勞力之分定故曰井田之制凡以昭其別也

格高養邃於凝鍊處見古力之厚於頓宕處見古情之深本房

經畬堂全稿 卷四

戴開亭先生

吳

經義久蕪遂覺氣象凋耗見此俎豆縱橫可勝忻喜孫莪山

公事畢

有為神農之言者

大悅

儲在文

詳記歸滕之人異其相悅也。夫許行欲以神農之言亂滕而悅之者，則自陳良之徒。陳相始故詳記之。滕小國也，絕長補短，不過五十里。孟子將行其道焉，而次第陳先王之政，不識滕之君若臣，誠能悅而行之否？而一時之聞風嚮往者，乃紛紛然各挾其術以來。有自楚之滕者，踵門而告文公，自言其僻處遠方，眷懷仁政，願列編氓之末，以事君，及與之處，而一廬之中，衣褐而相履，織席者且數十人，皆其徒也。而滕之人遂驚相告曰：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有自宋之滕者，則又自言其所聞，幸覩聖人之政，而不勝大願得

經會堂全稿

卷四

聖

為聖人之氓。言畢而退，有負耒耜從之者，其弟也。而滕之人爰指而目之曰：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嗟乎！神農去今幾千百年矣，其言荒邈不可稽，而行竊為之何也？陳良修身潔行，好聚徒論議，其流風餘韻，至今被江漢之間，相以為師，相無憾矣。夫揚氏墨氏，大都_{波瀾頓挫}不經之辭，而從人橫人，誰為有道之士？君子方悲許行之好異，而幸陳相之得所宗也。假令祖神農者見正於仲尼之徒，不妨以聖易聖，即不然而師陳良者，堅守其先生之說，亦可以楚攻楚，而_{如題收住}行未率徒而來，相先挾弟而往，往而見，見而悅，且大悅也。衛道之難得，而邪說之中人固如是哉！嗟乎！仁政未行，而熒亂人國者

有行而復有相。區區之滕。其何以堪。顧行雖謫。悅之者即不止相一人。而其術終不售。則孟子辭而闡之之功也。

只作記事體。而點綴設色。自在言外。李醒齋先生

前分後合。自應着眼末句。此文敘次簡勁。頓跌與峭。幅短而勢寬。真得古文三昧。尤妙在敘前二節。各倒煞首句。著眼在為神農之言。與陳良之徒。為兩人拍合。反照看其技法。方見神鉞湯子方

有為神

哭



[Faded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secondary column.]

五穀熟而民人育

儲在文

觀民人之育而勞心於養者成矣夫民人以五穀為命熟則咸育焉此養之成也且古之大人勤勤於民事凡以期其育而已矣育萬物者天故降之以嘉種育萬民者帝故相之以農官蓋至食德徧天下而養民者於以觀厥成也樹藝五穀后稷之教民也水患既去而陸海之壤盡膏腴則將開地利以爭百物之新故時無曠土鮮食未忘而降邱之宅無藏蓋則將盡人力以償九年之蓄故下無游民於是五穀熟焉五穀熟而民人育焉蓋嘗讀禹貢之書獨詳成賦之法塗泥墳壤所以定為上中下錯之等者亦既秩然

經會堂全稿

卷四

甲九

有條矣而即及納總納秸之制一似嘉禾之植專以奉公上者而不知足民而上及於君則冀曰既作徐曰其藝皆以志其忻幸之辭而五穀畢登一日再食之風不煩言而自見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大禹以揚於帝廷而奏庶艱食之功必舉而歸諸稷則以其所生全者大也又嘗讀生民之詩盛稱肇祀之烈秬秠糜芑所以迄於春榆簸蹂之間者亦既形容盡致矣而終歸于豆于登之薦一似黃茂之種專以奉神明者而不知成民而致力於神則始而獲政繼而任負皆以明其豐裕之象而五穀成入一家八口之奉自寬然而有餘故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思文以頌於祖廟而陳常

每二〇此成〇一〇則解

〇每二〇此成〇一〇則解

〇絕頂〇議論

〇既作徐曰其藝皆以志其忻幸之

〇証〇佐〇天〇涼

〇既作徐曰其藝皆以志其忻幸之

時夏之德遂以為配於天則以其所率育者遠也生人之嗜慾日
以足前文到底高鍊
開則府海官山皆役之以自給而作甘之土必以此為日用之常
經君相之經營漸備則重農積粟務殖之以自豐而阻飢之餘特
以此全性命之各正嗚呼此稷之所勞勞於心而幸觀厥成者也
而豈一手足之烈哉

用經處精確不磨生曲有味而灑氣又足運之較陳王兩公文
更進一格原評

足民而上及於君成民而致力於神崇論閎議卓犖非常至其
根據詩書自為詁解獨出新闢之義又確不可易此法源於大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五

蘇吳荆山

五穀熟

分人以財謂之惠

三句

儲在文

知古帝為天下之仁惠與忠不足較矣。蓋惠與忠不能及天下而
 得人則及天下。故曰仁也。且古之大人勤勞而不息。凡以天下為
 己任而已矣。俯觀天下之大。窮者望澤。愚者向風。一切美言小數
 之施俱所不事。而特選舉數人以經理於其間。夫是以煦育無窮
 莫與比烈也。堯舜以不得人為憂。第為已憂乎。女其為已也。容庸
 咨采岳牧。非不足於班。而必側陋之揚。有鰥之錫。有以知其為天
 下也。如其為己也。日宣日嚴。工僚非不盈於列。而必幹蠱之舉。蓮
 種之升。有以知其為天下也。今夫分人以財。財盡一朝。一朝而止。

經會堂全稿

卷四

至

財盡一夕。一夕而止。是謂小惠。教人以善。善及一鄉。一鄉而止。善
 及一邑。一邑而止。是謂小忠。至於天下之大。寒者欲衣。饑者欲食。
 雖有豐亨裕大之財。既無徧分之法。而又不聽其財之匱也。必
 得人以司牧之。而乃能厚其生。剛柔異秉。強弱異俗。雖有神聖文
 武之善。亦無親教之方。而又不忍視其善之遠也。必得人以式化
 之。而始能正其德。是故古大人之為天下也。謂天下重器。非其人
 則舉之而不勝。彼中庸以上之材。比肩而立。雖周旋職業之地。不
 足以遺大投艱。而必求英偉非常之人。以奇其過。合故一出而治
 功立。奏丕冒者。且迄於九州。且天下大統。非其人則試之而多敗。

彼剛復自用之徒。咸薦於上。雖踴躍功名之會。實難以緝地經天。而必求深沈有為之人。以神其運量。故一出而治象觀成。求賴者且及乎萬世。嗚呼。此堯舜之所以稱仁也。運天下如一身股肱耳。目並效其能。統天下為一家。主伯亞旅各敦其業。言其惠則德洋。而恩溥。言其忠則道一。而俗同。堯舜之憂堯舜之仁也。夫

領為天下三字。呼動仁字。一篇章法。從此而立。以下逐節推發。英思偉論。絡繹綿連。仁字一筆。煞出經營絕構矣。文氣古穆。更不必言。原評

全力全神。注定天下二字。不獨合得下文二句。并下節堯舜之

經奮堂全稿

卷四

五十一

治天下意。一一呼動。相題行文。手眼並到。更覺良工心獨苦也。
陸止慎

分人以

暴主以身率下而非其民者危矣。蓋葛伯之所率則成其為葛伯之民矣。若非其民何且王者欲行其政至使吾民相率而為役此其意宜無惡於鄰國然而未可知也。恣睢暴戾之主其行若狂衰世擾攘之民習為不肖吾烏知其舉動不測不有出人意表者乎。昔湯憫葛不祀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當是時葛伯即宜深自愧悟立謝遣之復命一使以報湯曰寡君少遭憫凶失先君之教祀典不飭以貽君憂今亦有悔於心若猶以煩大國之衆是使寡君不得撫有其國以為宗廟主其蔑以立矣若然則行見亳衆

經禽堂全稿

卷四

五三

歸而耕者其民饋食亦其民矣。即不然我既以藉田之事借力於他邦宜更以行李之來不供其困乏。惟是侯伯亞旅糶糲弗設其尚能久有此葛乎。若然則行見亳衆耕而饋食者必其民矣。乃葛伯之計又不出此。但使亳人自為芟柞自為供億壯者除草萊斬荆棘其父老弱子饑彼南畝則道弗不可行也。國君不三推司空不相土田畷不勞問閭閻之民不力田亳人相視而嚳疑其國無人焉。未幾見有羣從而至者或告曰君至矣遙而望之無車騎和鸞之節鮮衣裳肅穆之容亳人猶未之信及將近焉而詢之人則果葛伯也。乃復相視而駭葛伯則忽焉謔浪笑傲如有所善怒焉。

左氏之說

又波

翻得妙

活画

聲色俱厲。如有所怒。而且。有蜚蜚然。從而和之者。非他其民也。葛伯。指之左。則左揮之。右則右者。蓋葛伯率其民也。吾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民日與葛伯俱。得無尤而效之乎。葛伯率此民也。以往遇亮之民。必謂非我族類。而惡之矣。已而果行殺奪。道路以目。莫可如何。雖然。葛伯不過為無道主。適足以資王者驅除難耳。於湯之政。奚損焉。

葛伯率民從毫。衆眼中看出便爾。栩栩欲生。陸上慎云。無筆入

正效。擧不得。原評

寫生神品。幾令讀者冠纓索絕。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五

相題布置。章法極工。毋徒矜其古節。弟汜雲

葛伯率

辯異端者大賢不得已之心也蓋距楊墨以正人心承先聖以待
 來者孟子之不得已也豈好辯哉昔孟子願學孔子欲行其道於
 天下既不得用退而與其徒敘詩書述孔子之道闢楊墨正人心
 乃撥亂反正之一大機也當時皆以好辯稱之公都子嘗問其說
 而孟子自明其意曰夫子之生豈偶然哉予之言則闢天下生民
 之治亂也予之心則先聖相傳之心也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蓋天下之生已久大抵一治而一亂而聖人之生實難大抵一亂
 而一治當堯之時有洪水之亂導汜濫之壑復平土之居治之者

經會堂全稿

卷四

禹及殷之衰有暴君之亂滅凶惡之黨除異類之偏治之者周公
 東遷以後有弒逆之亂明春秋之義立君父之綱治之者孔子此
 三聖者豈好勞哉為生民計為世道憂誠有所大懼於中不得已
 起而任之也其在於今天下又大亂楊朱墨翟之言自古無此邪
 說為我兼愛之教自古無此淫辭無父無君之風自古無此詖行
 蔑棄孔子之道充塞仁義之心人道廢則獸食人人心亡則人相
 食假令三聖生於今日其敢一息自暇逸哉其心之慄慄危懼者
 何如哉吾懼橫議之流毒而先聖之道裂其閑也距之放之辨其
 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生心害事害政之靡然大亂者庶

幾其少息而末敢言治也。然則古今治亂之大略可睹已。洪水亂

而禹一治。暴君亂而周公一治。亂臣賊子亂而孔子一治。大亂者

三大治者。三至於無父無君而亂斯極矣。沈溺人心不止九年。侵

噬人心不止十有三年。戕賊人心更恐自今以往不止二百四十

有二年。使聽其輾轉流毒而日莫之正焉。先聖之道盡矣。上觀于

古下觀于古。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所承者

重故其言長。所開者嚴故其辯切。其義則本於詩書。其例則比於

春秋。公儀子之言魯頌之辭。日往來於心而不忘也。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嗟乎。一治一亂之天下自古而然。無君無父之天下於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五

今為烈有能心予之心。自望見聖人之道。有能言予之言。則亦為

聖人之徒。此非外人所知。亦願吾徒共勉之而已矣。吁。此生民以

來撥亂反正之一大機也。孟子闢楊墨配孔子成春秋。楊墨之道

息而後孔子之道著。故韓子謂孟氏功不在禹下。吾并謂孟氏功

不在周公孔子下。

叙次道整頓控閑逸。不讓南豐學漢諸篇。秦龍光

循題位置妥貼排纂自是全章文大家之正軌。叔五采

聞邪說以正人心存道統也蓋楊墨之說橫而孔子之道將息矣
 辭而聞之豈得已哉且上古之亂在氣化中古之亂在人事叔世
 之亂在人倫季世之亂在人心治以行事治以空言衛道之聖賢
 皆出於不得已也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其號曰為我兼愛
 其實則無父無君天下爭歸之孟子峻距之外人遂以好辯稱之
 嗟乎彼豈知孟子之不得已乎彼亦知自古一治一亂之天下皆
 數聖人忘身犯難以拯之者乎洪水橫元圭錫臣功懋焉暴君橫
 武成布相葉光焉亂臣賊子橫魯史修儒術神焉禹也周公也孔

經禽堂全稿

卷四

子也皆不得已而盡人道以扶世道者也其世愈降其事愈難其
 變愈奇其心亦愈懼至孔子而弑君弑父之天下人倫盡斃至孟
 子而無君無父之天下人心盡亡人心之洪水人心之蛇龍人心
 之暴君人心之奄飛廉人心之虎豹犀象人心之亂賊人心之弑
 逆弁髦君父梧擊仁義訕堯而誹舜譏禹而謗武誚周而詆孔惡
 同滔天罪浮盈顛倒詩盤莫可究詰皆此處士橫議邪說誣民
 者燼亂之比諸孔子成春秋時其禍百倍嗟乎天下之生久矣而
 一至於此乎孟子懼之甚辯之甚空言何裨然而息之距之放之
 比於抑之兼之驅之懼之以開先聖之道至嚴也以水三聖之統

節節健脫

氣元音接混茫相落下

又一叙法

至重也。詩書之誥誡，春秋之筆削，備焉大不得已而出之者也。稱
為好辯，好辯何辭？幸為謝外人曰：使當世竟無好辯之人，人盡化
為物，兵使當世更有助辯之人，亂可轉為治矣。奈何不願為聖人
之徒而甘入於禽獸之路哉？要而論之，堯舜以來之道統屬於孔
子，孔子之道統屬於孟子，闢楊墨以正人心，所謂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者也。

老筆健氣，縱橫詼詼。惟東坡志林文字，臻此大觀。王耘集

文氣橫極矣。其馳騁是韃蘇勝場，而其謹嚴則得之班掾。乃知
蓋代手才力老益神，讀書等身與古為化，亦不自知其所至也。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五八

吳仰洙

外人皆其二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全章其三

儲在文

闢異端者明人道以維天下也夫揚墨橫議而人道將絕天下其

岌岌矣孟子懼而闢之豈得已哉且天下之所繫者道道之所繫

者聖人聖人立人道以維世道而天地之道從焉顧天下治日常

少亂日常多聖賢蓋無時而不懼也孟子之時天下之亂尤在揚

墨為我者無君兼愛者無父人道之禍亟矣孟子懼之甚辯之甚

公都子以好辯疑之孟子以不得已應之因舉自古聖人之立人

道以維世道者告之當堯之時水逆行是地道亂也如是者九年

是天道亂也聖人上不諉天下不諉地中盡人道使禹治之地平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五九

天成厥功懋焉曰降水警子懼之至也然其時未有邪說暴行也

夏商以降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有作暴君若紂君道亂也同惡

若奄飛廉五十國臣道亂也人道亂無主猛獸緣為害周公一舉

而殄滅之天下大悅周公大懼暴行滅邪說息矣世衰道微訖於

東遷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君臣道亂也子弑父子道亂也孔子懼

作春秋春秋成亂賊懼弑逆之罪明邪暴之黨孤也然其時猶知

有君至楊朱之言盈天下而無君矣猶知有父至墨翟之言盈天

下而無父矣由其說君父皆塗之人塗之人皆君父充其類人皆

可為禽獸禽獸皆可為人道其所道非孔子所謂道始自橫議信

○提○道○字○作○主○

○兼○領○恨○字○

○災○如○奔○雲○錯○若○置○恭○

○順○流○而○下○

○通○篇○脉○絡○

為邪說。極於淫辭。成其說。行不仁不義。天下翕然歸之。人道幾何。而不絕乎。孟子懼人道將絕。世道將滅。先聖之道之斬焉將喪也。大其聲而疾呼曰。此無父也。禽也。獸也。非人也。此無君也。禽也。獸也。非人也。邪者息之。誅者距之。淫者放之。是即禹之抑洪水也。周公之兼且驅也。孔子之成春秋也。懼之深。故言之厲。閑之力。故辯之詳。三聖作之於前。孟子承之於後。同一不得已之心也。天下多歸揚歸墨之人。盡絕之於人道。而棄之禽獸之路。天下有距揚距墨之言。即還之於人道。而進之聖人之門。嗚呼。此人道之所以不中絕也。世道之所以不終滅也。先聖之道之所以一綫僅存也。開

經禽堂全稿

卷四

卒

關以來之天下。所以永永不散。而天地人衍於無窮也。

大河條山。縣亘萬里。徐克直

有絕岡斷嶺之勝。有洄洲泐嶼之觀。從混茫大氣中。變化自然。不覺千景萬狀。周紹濂

外人皆其三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全章其四

儲在文

邪說誣民不辯之不息也。蓋楊墨假仁義以充塞仁義是為誣民。大亂之道也。故孟子不得已而辯之。且事之不近人情者。大奸惡也。言之近理而亂真者。亂賊之尤也。庸人安之。聖賢懼焉。戰國之時。有諸侯放恣之亂。有處士橫議之亂。七雄相爭以兵。人皆畏之。憚之。百家相爭以言。人皆狎之。玩之。至於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人皆愛之。敬之。翕然歸之。使不明辯其邪說。誣民之實。而泛然指之曰。此亂天下者也。人必不信。且曰。此與唐虞時之洪水。殷周時之暴君。猛獸。春秋時之亂臣。賊子等也。人並不信。何也。洪水之亂。暴

經會堂全稿

卷四

空

君猛獸之亂。亂臣賊子之亂。皆有其形。而楊墨無形也。不宣惟是

楊氏為我。我惟保身。天下之大義。墨氏兼愛。愛無差等。天下之大

仁。囂囂然方以仁義號召天下。天下亦翕然以仁義歸之。妄在其

為亂天下。耶不知為我之言。出而君父皆塗之人。假令有溺於洪

水者。侵噬於猛獸者。戕賊於亂臣賊子者。其父其君。楊氏熟視之

若無睹也。義乎不義乎。自兼愛之言出。而塗之人皆君父。假令有

溺於洪水者。侵噬於猛獸者。戕賊於亂臣賊子者。其父其君。墨氏

視之與行道之人等也。仁乎不仁乎。為我亦無父。以其言我而忘

我。立於何地。故正其罪曰。無君兼愛亦無君。以其言愛而忘愛。本

軒然入波起。

先破其陣。

遊東一壘。

花。花。相。映。發。文。境。起。闊。絕。跡。飛。行。

更。創。為。確。

搖。其。中。堅。

於何人故正其罪曰無父令天下靡然化之其子孑然為我也一禽獸之自飲自啄也其煦煦然兼愛也一禽獸之相摩相齧也儼然人也而無心矣塊然心也而無仁義矣今夫堯舜禹武周公孔子所開闢維持之天下惟有仁義之道而已矣一旦以邪說亂之非義之義以不義為義而反以義為非義非仁之仁以不仁為仁而反以仁為非仁偽謬百出惑世誣民作於其心而害事害政較諸禹所抑周公所兼所驅孔子所成春秋而懼之者其亂百倍孟子承三聖獨懼而獨辯之豈能勝歸之者之眾哉正之息之距之放之亦曰欲之而已矣然而不能已於辯者楊墨以言亂天下吾

經禽堂全稿

卷四

李二

即以言治之楊墨之言盈天下吾即以一人之言治之有能言距楊墨者吾亟引之為聖人之徒有訟言助楊墨者吾盡絕之於禽獸之類正勝邪平勝彼貞勝淫竟休古橫一二人之言可以治千萬人之言一二言之治可以治千萬言之亂仁義之道所以炳於日星耀萬世無窮皆孟子摧楊墨之焰而辯之功也

痛發無父無君之害扼要爭奇始於刻鏤鴻濛雲雕鏤大荒雪

矣將百萬兵如身使臂臂使指乃其餘技徐亮直

屈注天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王漢階

外人皆其四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全章 其五

儲在文

治邪說之亂以言明道也蓋行道以功明道以言孟子闢揚墨春秋之亞也且開闢以來之天下治之者數人亂之者數事其人有君有師其事有天有人至害人之心術而禍彌亟至拯世以口舌而懼益深則孟子之闢揚墨是也揚墨之言盈天下橫而詖諛而淫要之主句為邪說孟子獨奮其辯以拒之其徒如公都子皆疑之不

獨外人也孟子自明其不得已之心而有感於自古以來一治一亂之天下以為此天下者乃堯舜使禹抑洪水以復平土之天下也乃周公相武王誅暴君驅猛獸以佐啟後人之天下也乃孔子

經禽堂全稿

卷四

六十三

成春秋討亂臣賊子以尊君父之天下也一旦有兩處士曰楊朱墨翟者忽出其言以亂之一士曰我為我靡然歸之而無君者半天下通篇開起一士曰我兼愛靡然歸之而無父者半天下緊接仁義害人心術深矣而究其所以為害者言也孟子謂彼以言亂天下吾即上法孔子以空言治之春秋以筆削吾以口舌息其邪距其詖故其淫使天下咸知言為我言兼愛如禽獸之鳴號也言仁言義聖人復起而不易也彼兩處士之嘵嘵然者直窮之喑聾無所置其喙而後人心正聖道明天下定孔子懼而以筆誅所以配禹周公也孟子懼而以口誅所以承三聖也然而猶望於能言

距揚墨者邪說塞路辭而闢之多一人則多一人之言多一言則多一言之辯多一辯則多一距之力多一距則多一治之功直予之曰聖人之徒也此堯舜禹武周公孔子皆諒其不得已之心亟進之門牆而無所疑者也

恣睢駘宕孤憤五蠹之鋒馬蹄秋水之神 王耘渠

一氣揮洒神韻獨完令他手學之未免剝而不留之病矣汁漿厚格律嚴故隨手便成結構此亦何可強耶 弟曰虞

經畬堂全稿

卷四

六

外人皆 其五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全章 其六

儲在又

關邪說者關其立教者也。夫楊墨倡邪說以立教，叛聖人而多其
 徒，不嚴辨之，則道術晦矣。昔孔子承先聖之統，立言以明道。儒者
 宗之，至孟子之世，邪說繁興，最熾者楊墨也。孟子既揭其賊道，又
 冀其逃而歸儒為慮遠矣。而極論邪說誣民之害，莫詳於答公都
 子好辯之問也。何則？邪說之害有在提綱一時者，有在萬世者。天下之
 生久矣，治亂亦循環矣。唐虞之際，有洪水之亂，汨五行者，邪說也。
 殷周之交，有暴君之亂，助紂虐者，邪說也。春秋之時，有弑逆之亂，
 黨亂賊者，邪說也。此其害在一時者也。禹周公孔子治之，而亂息。
 經奮堂全稿 卷四 空五

矣。至於楊墨倡邪說以號召天下，言為我者，唯有身言兼愛者，可
 無身分樹一教，各著一書，顯然自外於吾儒。欲蔑孔子之道，而獨
 行其說，又竊吾儒之道，以巧飾其邪。吾儒言義，彼亦言無君之義。
 吾儒言仁，彼亦言無父之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墨氏動援大禹
 而楊氏妄引周公，其不敢肆口非之者，得時行道之聖人，其必欲
 奮身抗之者，立言明道之聖人也。孟子以為天下歸之如此，傳之
 後世，必有極尊奉之辭，謂與孔子一律者矣。必有出調停之論，欲
 與吾儒兩存者矣。不知道術之謬，毫釐千里。今就其說推之，何所
 謂綱常，何所謂等殺，何所謂人靈獸蠢乎？吾恐其說孤行於天下

不及百年而人盡為物此其流毒人心害在萬世顯叛孔子而陰

賊堯舜以來之道統也假令生二帝三王之世有造言亂民之刑

有左道疑眾之誅孟子無其權空言距之而已然懼之深聞之力

如抑洪水焉驅猛獸焉成春秋焉距之放之欲以息邪說正人心

豈獨不辭好辯之名哉有能言距揚墨者且急引為聖人之徒而

惟恐辯之不詳也是故其逃而歸儒則辨用寬聖人不為已甚所

以孤其黨而招之使來其橫而敵儒則辨用嚴聖人惡攻異端所

以摧其鋒而撲之使息皆不得已之心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有儒一人而儒教大明天下後世不至以儒相詬病孟子

經奮堂全稿卷四

之好辯所以承三聖而無憾也與嗟乎楊氏大結之教流而為怪迂非

自隱無名之本指也其睚眦立說者煽之也墨氏之教蕩而為誕

幻其徒分而為三派別益繁後之讀其書者賢人君子多惑焉下

士無論也然邪陰而正陽二氏流毒人心常隱然伏行不敢顯然

駕於台儒之上孟子辭而闢之之功也孔子定論憂深慮遠功皆

在萬世孔子賢於堯舜而孟氏不在禹下豈虛言哉

昌黎集中讀墨子不可謂非小疵也近世震澤集中讀墨亦近

調停之見獨慮遠二字看得孟氏確文特緣其意而衍之周型

似補題中所無實發題中所有註引程子論申韓一段即是此

意。托。出。發。揮。始。無。臆。義。也。其。被。章。切。脈。處。秩。然。有。條。一。字。不。涉。
武。斷。吳。仰。沐。

外人皆其六

經畱堂全稿

卷四

李

大賢衛道之思與天下共之者也。蓋距楊墨以承三聖。孟子誠不
 得已耳。雖僅能言之者。猶進之於聖人之徒。而敢以好辯護乎。今
 夫亂之返於治。邪之返於正。其能為者。則既為之矣。其繼之者。則
 或任其事。而但有其心也。且或不必任其事。而但有其言也。而終
 不敢謂天下事之不可為。故我之與天下相期者。蓋不偶焉。夫我
 生今之世。宜克底厥成。而功不在禹。周公孔子三聖下乎。抑亦僅
 有心斯世者。流而未愜所欲也。然而今天下之人心。蓋可知矣。故
 而蕩也。橫而縱也。不能正焉。則亦已矣。而又創為邪說以惑之。詖

經奮堂全稿

卷四

卒八

行淫辭以佐之。而三聖之功遠矣。且夫為楊之說者。則君父皆可
 以為塗之人。而為墨之說者。則塗之人皆可以為君父。乃猶號於
 天下曰。吾之說正也。禹周公孔子之說邪也。而禹周公孔子所為
 用心與力之勞。以正此人心者。一旦盡壞於邪說。詖行淫辭之天
 下。而天下之大。恬然不怪焉。即有一奮起不顧者出。而息之。距之
 放之。以正其放。而蕩橫而縱者。而天下不以為迂。則反以為怪。嗚
 呼。何其難也。然使禹周公孔子不幸。而生於今之世。且非笑者。接
 踵焉。其自負何如哉。其肯任邪說。詖行淫辭之肆行者。深中於人
 心。而不為之正哉。故我之與楊墨角勝者。蓋欲使三聖之遺。自我

又○採○起

而承而實有大不得已焉耳非好為是嘵嘵者也且夫楊墨之禍則非吾一人受之而距之以不得作也則又非止吾一人之事今

之世苟有不為邪說之所亂以陷溺其心而能言距之者此其人亦世之所謂迂且怪者也而其志遠矣今夫洪水之來治天下必

有謂不可抑者矣而於是時有人焉能創為抑洪水之說是即禹之徒也今夫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未治天下必有謂不可兼且

驅及不可治者矣而於是時有人焉能創為兼夷狄驅猛獸懼亂臣賊子之說是即周公孔子之徒也今之欲治者萬不能及禹周

公孔子之材而邪說之伏匿又非若洪水夷狄猛獸亂臣賊子之

○古○文○有○此○文○陣○者○亦○罕○

經齋堂全稿

卷四

十九

彰明較著者也然猶能發憤議論以犯世之所謂迂且怪者而不

至臨詭僻險怪之習則君父之倫猶不盡廢於邪說詖行淫辭之

天下而禹周公孔子復起豈得謂非吾徒哉夫某也願學孔子者

也然於禹周公之道若合符節焉故欲尊君父明仁義以承三聖

之道而使世之不陷溺其心者師聖人而遊其門也而外人顧曰

好辯彼禹周公無論已將孔子之春秋亦焉用是文成數萬者為

而且指弟子之不能贊一辭者為升堂而入室耶

大滾片說將去法律不走一絲至其筆力變化政如江流出峽沙磧轉移忽於淵潭中湧出陵阜觀者眩惑自失莫能前知其

淺深原評

駘宕恣睢。入韓蘇之間。與汪武曹

迴翔往復。似虜陵。又似樂城。其豪宕則仍自韓集中來。尤與一

孟二崔書相近。秦洛生

我亦欲三

經會堂全稿

卷四

七十



聖人既竭目力焉

二段

儲在文

聖人有不勝用之法而耳目可傳已夫耳目之力聖人不能與後世共用之也恰合有法以繼之此其用之不可勝者哉今夫聖人者千

百世之耳目也昔之日無聖人則後人有目而無所用其明有耳而無所用其聰夫非聰明之無用無法以用之而耳目窮也故先

王導而不過之法吾試於耳目之用觀之今夫目所用之法即離

婁公輸所用之規矩準繩也然離婁公輸能用於既有法之後不

能造於未有法之先向使聖人不造之於先雖極天下之明巧如

離婁公輸而目無用也何也不如聖人之目力也聖人之目睹夫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七

奇圓而三也即能為圓也睹夫偶方而四也即能為方也睹夫坎

之祗平也即能為平也睹夫巽之為直也即能為直也是聖人固

無假乎制器之法也竭吾目力焉耳然而聖人憂之矣曰幸今之

時吾之目可以制器使天下皆得用吾目之力而吾之目萬不能

及於後世則制器之用窮於是思所以繼其目力者而旋之為規

折之為矩槩之為準引之為繩使天下後世凡物之圓者方者平

者直者皆取諸此以為之而制器之法用之而惡有窮哉今夫耳

所用之法即師曠所用之六律也然師曠能用於既有法之時不

能創於未有法之始向使聖人不創之於始雖極天下之至聰如

師曠而耳無用也何也。不如聖人之耳力也。聖人之耳聽夫雷之奮於地也。而宮音正也。聽夫金之鳴於空也。而商音正也。聽夫木之撓於風也。而角音正也。聽夫火之嘯於薪水之響於泉也。而徵音正也。羽音正也。是聖人固無假於審音之法也。竭吾耳力焉耳。然而聖人憂之矣。曰：幸今之時，吾之耳可以審音，使天下皆得用吾耳之力，而吾之耳萬不能及於後世，則審音之用窮於是。思所以繼其耳力者，而黃鐘始宮，姑洗終角，生以三分，應以隔八，使天下後世凡聲之清者濁者，清濁半者，稍清與最清者，皆取諸此，以正之，而審音之法用之，而惡有窮哉。故曰：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經畬堂全稿

卷四

七十五

以韓蘇之魄力，用班馬之書志，真命世大篇。原評

發皇於經史，而一歸於質實。吾不敢以近今之文人目之。史西眉

史家以質雅為宗，三史而下，斷推陳壽三國志。壽書獨缺志表。

而紀傳中綜練典勁，故能超范配聖，凌跨六代。此文體格雅近

班陳，開疆闢域，耳目一新，真可以作者自命矣。秦龍光

聖人既

